



百家笔会

礼魁坊与西天庙

□ 柏木

临高县透滩村，是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王佐的故乡。透滩村前有礼魁坊，是朝廷表彰王佐的举人牌坊。它挺立在乡野山村，历经五百多年风雨，宣示着王佐低调而内敛的荣光。

这座古牌坊，三门四柱，坐北朝南，矗立在村口文化广场。牌坊的匾额正楷“礼魁”二字，肃穆端庄。往西约两百米，大树旁有一间独栋瓦屋，原木为柱，火山石为墙，门首高悬木匾“王佐公祠”。门前野草过腰，几无立足。大门虚掩，屋内约三十平方米，落满尘垢，屋顶瓦片残破，透光漏雨。门前挂一块警示牌“危房请勿入内”。村民说神龛上原有王佐牌位，现已移去新建的王氏宗祠。这座废弃的古老宗祠，历经风雨，数代重修重建，结局如此，怎不令人唏嘘。难道是王佐那不可逆转的命运使然？此情此景，不由得想起王佐那才华横溢又抑郁的一生。广场东侧新建王氏宗祠，琉璃瓦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供奉王氏历代祖宗。

毋庸置疑，王佐是天才少年，二十岁中举，被举荐去京城国子监读书。在国子监，“每试居第一”。国子监祭酒吴节，视他为太学魁首，推荐给当朝内阁首辅李贤，盼日后有大用。代宗皇帝下旨，为他建“礼魁坊”，以示褒奖。

然而，在国子监的十八年里，王佐六次参加会试，屡试不中；无奈转去地方，辗转三地，二十七年里，不升一级，始终任州同知，副职，不能独当一面，以施展个人政治抱负。

问题出在王佐到国子监的第二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西北瓦剌大军来犯，英宗御驾亲征，不幸被俘。英宗的弟弟代宗继位。瓦剌不得已放回英宗。后英宗发动政变，二次继位，并杀害此前打败瓦剌大军、保卫京城的有功之臣于谦，朝野震惊。太学魁首王佐拍案而起，写下大量诗文，借古喻今，悲叹国之栋梁，被奸邪小人陷害。他写《读宋史》：

外夷岂敢分中夏，一汗何曾说二仇。
堪恨三朝谋国是，是谁惟有杀忠良。

三朝指前朝的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王佐借批判前朝皇帝听信谗言，自毁长城，暗讽英宗昏庸，杀害于谦。激愤难平的王佐，又写诗称赞李德裕、李刚、李光、赵鼎等前朝被贬忠臣，痛斥宋高宗杀害岳飞父子。

英宗皇帝又嫉又恼，斥责王佐作为太学之首，妄议朝纲。不幸的是，王佐被划入内阁首辅李贤一党，得罪锦衣卫，陷入无休止的党争。由此，王佐纵有爱国诗人的桂冠，有“仁明司马”的美誉，政治仕途黯淡。只能回归于冥冥之中，命运使然。

王佐回到透滩村，站在礼魁坊前，已是六十五岁，垂垂老矣。回想北上四十五载，官场失意，怎不惆怅满怀？不想想，故乡的人民拥抱他，爱惜他，王佐重新焕发旺盛的创造力，建桐乡书院，著《琼台外纪》，死后更被民间封神，奉为西天大士。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福兮祸兮？

据光绪《琼州府志》记载：“西天大

士庙在海口所城西二里许，祀王佐海上显灵，祈祷立应，故郡民虔祀之。”王佐化身西天大士，是保驾护航的海神。出海的宦商贾贾、学子、渔夫，纷纷来西天庙，祭拜王佐再出海。西天庙香火兴旺，代代重建扩建。老百姓对于王佐的情感，已上升为神灵崇拜。王佐何德何能，而让民众如此信服呢？

是这样的。王佐辞官回乡后，有感于海南岛孤悬海外，海途艰险，自古有多少海南人葬身鱼腹？不可计数。观天象，看潮汐，为出海的第一要义。王佐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实地考察琼州海峡潮流流向，记录潮汐与月亮运行规律，写成《海南潮候前论》《后论》，为出海航行提供帮助。

王佐以行动感动了民众，被民间祭祀“封神”，实至名归。府海地区民众亲切地称他“公祖爷”——像阿爸那么亲的神灵。

回乡的王佐，走在故乡的小路，品山泉，赏野果，险恶的朝廷党争远去，曾经激昂的文字，被故乡的暖风熏软了；长期郁积于胸的不快，被浓浓的乡情揉化了。他从虚幻的孜孜以求中，回到现实的安妥和舒坦。他建桐乡书院，回报乡梓，约三五好友，游历琼崖。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瀛洲梦，他吟咏《南溟奇甸歌》：

南溟奇甸寰封到，天语便代天地造。
钟灵毓秀生英才，后先袞袞登台表。

如果他写旅行笔记，记录一路所闻，那将是琼崖历史上第一部游记。王佐志不在此。他要完成老师丘濬“郡隙未修”的遗憾，修郡志。历时

数十年，王佐于1510年终于完成十二卷《琼台外纪》。琼州知府王子成阅后大为赞赏，请王佐到府城东岳祠，请他编纂海南地方志书《琼台志》。王佐时年八十有四，深感力不从心，遂推荐称病在家的学生唐胄，一同参与编纂。后因历史建制问题存在较大分歧，王佐告病回家，第二年即去世。此后唐胄毕十年之功，终于撰成《琼台志》。他在《凡例》一章中谦逊地说：

“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尊，尊桐乡而忠输于已成之书，以求得臣于二公。”

表明自己承续丘濬的遗志，尊崇王佐已写成的《琼台外纪》。后来《琼台外纪》佚散，部分内容在《琼台志》中被引用，并予以标注，唐胄强调“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

纵观海南历史名人，如丘濬、海瑞、王弘海和张岳崧等，毕生功业主要在中原，名扬海内外，甚至海内和海瑞，为朝廷鞠躬尽瘁，死于任上。与他们不同，王佐在大陆做官，稀松平常，辞官回乡，在家乡的二十年里，为海南乡亲做了许多好事。可以说，在这些文化名人中，王佐跟海南乡亲关系最近，最密切，他深受府海民众爱戴，是阿娜阿嬷心目中的“公祖爷”。

今年农历五月十五日，是王佐公596岁诞辰日，也将是西天庙重修开放后的第三年。在去年五月十五日，我专门去探访，看到了民众自发纪念王佐公的盛况，今年届时将会带着崇敬之心再去拜访，相信会有无限春风来海上的激动与欣慰。

天涯诗海

在楼顶种玫瑰

(外一首)

■ 李平

在妻子时不时地埋怨和唠叨中

那片发黄
几近死去的玫瑰，深知
“挺住意味着一切”

而我的坚持
无非就是在车间工作时
偶尔想起在水泥上扎根的

植物

是否有足够的养分
去支撑蓓蕾向太阳的冲刺
无非就是一回到家
就上楼去浇水施肥
像养女儿一样殷勤
花开了，当然会欣喜
花不开，也不懊恼

我仅仅只是热爱
并在楼顶上种玫瑰而已
结果非我能预料
享受这日复一日的过程
不改初衷，这就够了

修剪

修剪了后院凌乱的花枝
又想修剪昨夜写的诗
以及在温岭孤寂的山中
踽踽独行时想你的心情

生活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草稿
仅仅凭借突然的激情
我们被驱赶着
不断向远方奔跑的人
总是在经过后才懂得回首
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此刻，我平静地写下
并面对这所有的一切
我多么希望
这备受苦难偏爱的生活
也如后院的花枝一样
可以修剪，那该多好

故乡的桃花

■ 周广玲

故乡的桃花
如一幅水墨画
轻点细雨
便湿润了粉红的花瓣

桃花怒放的时候
浓了我的乡愁
故乡的味道
就是那一抹桃花的气息

一树春光浅色烂漫
春意任桃花中
盛开故乡的诗情
朵朵如霞美如画

故乡的桃花
一瓣宋词 一瓣唐诗
一行音符 一枝精彩
沉醉在春天里

桃花 春天美好的记忆
摇曳一片新绿
曼妙满树花香
桃花盛开的地方便是故乡

群山苍茫。薄雾依稀。在绿色的海洋里，每一棵树都昭示着生存的秘密。

在云南会泽，高寒的梁子生出荒瘠的石头，也生出许许多多的树。树是群山的希望，挡住了风沙，也孕育生命之源。但为树建立自然保护区，并成立专门保护机构的，并不多见。

驾车华山松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工作人员一路陪伴，一路讲述华山松的故事。她叫赵吉惠，日常工作是巡山护林，研究保护区动植物的生态习性。那一身自然绿，仿佛在告诉我，她是守护华山松的天使。

重重叠叠的树影在眼前划过，空气中飘着一股美妙的香味。赵吉惠打开白布袋，热情地招呼我们磕松子。松子产自华山松自然保护区，当然，这是工作中的意料收获。巡山护林时，秋天的松苞咧开嘴笑，一颗颗



四季回音

守护

□ 朱金贤

松下掉下来，无论你抬头还是低头，都是满满的收获。

海拔越来越高，浓雾弥漫之时，赵吉惠卖了个关子，问，你们觉得一棵华山松最多可以活多少年？这个问题让我内心一震。无论人和树，都在拼命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无疑，一棵树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树本身，还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

赵吉惠又说，我们此行，是要去龙潭看一棵神树，看过的人都说，它是驾车华山松的祖先。有人问，那棵神树有多少年了？车辆拐过一个弯，

没有人注意到前方突然出现的人家，我们都睁大眼睛，期待赵吉惠说出答案。她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窗外，笑笑说，马上到龙潭了，等见到神树，大家就知道了。

许是村庄好客，或是华山松有灵，雾渐渐散了。不远处的山坡上，一棵高大的华山松在茂盛的绿意中挺拔傲立，树冠像一把巨伞遮云蔽地，恍若整片森林的王。我想，那就是赵吉惠口中的神树了。

我们爬坡上走去，穿过一片坟地，神树已在眼前，仰头可见树梢，却仍看不清主干。同行中有几个激动的家伙，已飞奔到树下，迅即消失在绿荫里。我加快脚步，闯入那片神秘的世界，眼前的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大树朝向村庄的一面枝叶重叠，仿佛形成一堵不透风的墙，朝向森林的一面枝叶稀疏，敞开的口子像要包裹这片巨大的森林。一眼看到树干，就知道它太老了。青苔在树根肆意生长，树皮褶皱，裂缝间形成很多形态各异的块状物。

赵吉惠说，这是目前可见的最大的云南华山松树王，树围5.4米，树高35米，树龄估计有几百年了。她们走访了当地的很多老人，想知道这棵树的来龙去脉，没有人说得清。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回忆，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大了，这么多年，树像是没怎么长。

生活记事

燕巢

□ 周斌

天亮得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早，7点钟吃完早点，走在去单位的路上，发现太阳都得仰视了。就在准备低头继续走的一刹那，无意中发现右侧楼房二楼窗沿下，几只燕子正在忙碌地衔泥筑巢。

鸟巢好像已经搭建了大半，直径大约有15厘米左右。盯了一会，我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几只小燕子，从巢边伸伸出脑袋，小嘴巴张得大大的，脑袋则在不安分地左顾右盼。

有三五只燕子，不知是巢中小精灵的父母还是它们的亲戚邻居，有的在巢边忙碌，有地舞动翅膀在空中盘旋，有的瞬间飞得不见踪影。它们，是给这家新来的住户帮忙的吧？

很熟悉的情景。记得小时候在家乡，盖房子是一件很大的喜庆事。只要上门打声招呼，村里家家，都会派来个青壮年劳力，义务帮工。只管两餐饭，三五个菜即可，简单，管够。没有想到，燕子也有这样热心肠的天性啊。

燕子们叽叽喳喳个不停。那时，在外婆家的堂屋墙壁上，每年的春夏季节，总有燕子来筑窝。其中，有些是往年搭好，又回来居住的。家里有燕子来居住或育儿，外婆认为是件吉利喜庆的事，好兆头。她心细，出人家门时，总会留出碗口大的缝隙，这样掩着门，燕子进出就很方便了。即使外出干活要锁门，也会选择铁拴最远端的环，最大限度可以让燕子飞翔。她说，这样燕子就不会担心回不了窝了。

说来也怪，我们这些野娃子，即使再调皮淘气，也没有谁去逮燕子，戳燕窝。

外婆家的燕巢，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个。到了腊月扫尘，外婆清扫蜘蛛网，会特意避开这个区域，以免戳坏燕窝。

如今，外婆去世已经多年了。退休在家的舅伯，仍住在这个老宅子里，依然如故延续着这个留门的习惯。前年，我陪同家人回到老家，在舅伯家吃饭，无意间拍了抬头，惊喜地发现，那些巢依然还在。

椰岛走笔

扬苍仙井

□ 陈恩睿

常听永兴镇美孝村的老人们说，村子东北面有一座扬苍山，山里有座扬苍庙，庙旁边有口扬苍仙井。近日，笔者导航来到这里，发现扬苍山变成了绿色荔枝基地，扬苍庙也成了歇息静心场所，扬苍仙井虽已干涸，但井底依然绿草茵茵，生机勃勃。

扬苍仙井地处羊山区火山爆发地带。初看，形状酷似大型漏斗，井边呈圆形，井身二十多米，井壁四周均为乌黑的火山岩石块铺筑。仙井的周边部分用火山岩石修筑了围墙及白玉石栏杆。据介绍，这口扬苍仙井原是斜坡，逐级才能下到井底取水，再从井底挑水上坡，十分艰苦。关于仙井为何像个漏斗？村民解释说，古代火山地区村民喝水是难上加难，开挖这口仙井，反映出了村民的无穷智慧。仙井直径为五六十米，在当时是破天荒之大事。开挖这么大的井口，用火山石铺设斜坡，目的就是能够深挖水井，找到水源。

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已经不再喝扬苍仙井的水了，但有关仙井的美丽动人的传说依然在流传：

古时候，扬苍为一片青山，幽静、美丽、神奇。周边17个村墟百姓的饮用水，都必经扬苍去往30里之外的西湖挑水饮用，来回需要一整天。一天，一位老太婆从西湖挑水回到了扬苍山时，眼看天色还早便歇息一下。这时，一位老翁骑着马路过此地，看见老太婆身边两个陶瓷坛装有清水，便问道：“阿婆，我的马跑了很远的路程，这两坛水给马解渴吧。”老太婆很是为难。老翁便安慰道：“不要紧，只要把这两坛水给我的马喝后，我也会有两坛水给你挑回家饮用。”老翁这么一说，老太婆便同意了。这位老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便提水牵马到一个低洼处，拔出一把大茅草，呈出一个大坑，然后将两坛水倒下去，让马喝个够。马儿喝完后，老翁从坑里又提了两坛清水上来交给老太婆，说：“从今天后，你可以天天来这里提水了。”老翁说罢便骑马扬鞭而去。自然，低洼处成了泉穴，清澈透明。此后，即使是久遇干旱，扬苍泉水仍源源不断，从未干涸。

扬苍井水的奇迹发现，人人都认为

扬苍井水仍源源不断，从未干涸。扬苍井水的奇迹发现，人人都认为

心事

(外二章)

□ 吴廷芬

不知大海是不是还在涨潮，我是无心再寻彩贝蹉跎岁月了。曾经是那样固执地走向沙滩，留下的脚印是生活回赠的一串失意。

昨夜梦缠绵，晨雾萦绕的是一份淡淡的喜悦。涨潮期是海滩日思夜寐的日子，断然等待那眼柔情。

冷酷的冰霜，被太阳融化。太阳嫩生生的金嗓子，唤醒我沉沦的梦。那么，岁月河就该是一半青绿一半红。

等待

舒心的晒太阳，我不愿去任何树下。忽然，身上凉了，我没有怨恨，翘首等待的目光，知道你还在云层默默潜行。

我静默了。天底下那么多的树都静默了，似乎都在向我凝视，都在向我招手。我只是静默着，一动不动地等待。

或许，它们仍不理解。此刻，我正沉浸在比刚才强百倍的温暖之中。

月夜

清冷的月光射进花格窗子，像落下一地桂树叶片。那个砍树的人，真要斩断银汉的情丝？

月光是用不除的桂花酒，谁拥有谁就拥有惆怅。

独立，看纯正的红烛燃烧，像是泪在微笑，又似微笑在流泪。小小烛光亮了月夜，人的心思，天地间容纳不下。

咫尺天涯，弯月牵挂。人生怎愿在等待中老去，所以月夜出了很多诗人。

为是苍天神仙所赐。据说饮用扬苍井水，可消除疲劳，还能治疗皮肤病。用扬苍井水浸泡芝麻后，擦去表皮，然后拿去精油，其油产量甚高，溢香百里，味美可口，供不应求。

新时代赋予了扬苍仙井新的意义，如今，这里被打造成乡村旅游点。海口羊山大道从扬苍仙井旁边开通后，游览的客人来往往还，络绎不绝。